

《难经·七十五难》浅释

张二伟¹, 陈兴华²

(1.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, 广东 广州, 510405;

2.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, 广东 广州, 510405)

[摘要] 为深入理解经典,以五行生克理论、《内经》标本理论结合后世医家之注解,探讨《难经·七十五难》所蕴含的医理。此难的基本病机是“东方实,西方虚”,又隐含了南方“欲实”、中央“欲虚”、北方“欲虚”的虚实变化趋势。西方虚在先为本,东方实在后为标,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为治标之举,“补中央”才是治本之道。

[关键词] 《难经·七十五难》; 东方实; 西方虚; 泻南方; 补北方

[中图分类号] R221.9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DOI:**10.16808/j.cnki.issn1003-7705.2018.08.071

《难经·七十五难》原文:“经言东方实,西方虚,泻南方,补北方。何谓也? 然:金木水火土,当更相平。东方木也,西方金也。木欲实,金当平之;火欲实,水当平之;土欲实,木当平之;金欲实,火当平之;水欲实,土当平之。东方肝也,则知肝实;西方肺也,则知肺虚。泻南方火,补北方水。南方火,火者,木之子也;北方水,水者,木之母也。水胜火,子能令母实,母能令子虚,故泻火补水,欲令金不得平木也。经曰不能治其虚,何问其余。此之谓也。”^[1]

此难经文以“东方实,西方虚”为例阐述了人体脏腑阴阳盛衰变化的治疗方法,即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。历代医家对此难经文所蕴含的中医医理有不同的理解,为深入理解经典,笔者对此展开讨论。

1 西方虚为本,东方实为标,南方“欲实”、中央“欲虚”、北方“欲虚”

对于“东方实,西方虚”所体现的病机,滑寿认为东方实则知西方虚,似更近经旨^[2]。除“东方实,西方虚”两脏的虚实变化外,此难经文还隐含着“南方‘欲实’、中央‘欲虚’、北方‘欲虚’”三脏的虚实变化趋势。依《内经》标本理论可知,西方虚在先为本,而东方实在后为标。

滑寿《难经本义》载:“东方肝也,西方肺也,东方实则知西方虚矣。若西方不虚,则东方安得而过于实邪?”^[2]由滑氏注解不难看出,西方肺虚在先,东方肝实在后。此难明言:“金木水火土,当更相平。东方木也,西方金也。木欲实,金当平之……水欲实,土当平之。”“金木水火土,当更相平”,其“平”字,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:“平,语平舒也”^[3],即五行之间相互作用使得各自都处在平舒的状态。“木欲实”之“欲”字,《故训汇纂》载:“欲,将也”^[4]。“木欲实”释为“木将实”。则由“木欲实,金当平之”可见,木将实,若金不虚则理应起而平木以绝木实之患。此难“东方肝也,则知肝实,西方肺也,则知肺虚”,也正是要表明,五脏处于“肝实肺虚”状态,而其先后次序则是肺虚在先,肝实在后。滑寿之论显而易见,似更近经旨。

《素问·五运行大论》载:“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,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,己所胜轻而侮之。”^[6]肺虚肝实,肺金本应起而克制肝木,因其虚反受肝木所侮。肺金虚则心火偏盛,且肝木实有母病及子的趋势,此时南方火是“欲实”状态。肝实必导致脾土受制,中央脾土则是“欲虚”状态。肺金虚,且肝木侮肺金,导致肺金不能正常荫养肾水,

涉面极广,诸如呕血、唾血、便血、衄血、经血、崩带等,病症复杂,治法颇多,然究其治疗大法,亦不越塞流、澄源、复旧三端,根本之处在于把握病证,灵活运用此三法,或塞流,或澄源,或复旧,或塞流与澄源同用,或塞流与复旧共施,或澄源与复旧并举,随症而治,如此便可有的放矢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陈灏珠,林果为,王吉耀. 实用内科学(14版)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3:1711-1715.
- [2] 单鸣秋,张丽,丁安伟. 中药炭药的研究进展[J]. 中草药,2008,39(4):631-634.
- [3] 成人支气管扩张症诊治专家共识编写组. 成人支气管扩张症诊

- 治专家共识[S].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,2012,35(7):485-492.
- [4] 杨兴娜,周奎龙,王娟,等. 史锁芳教授治疗咯血经验撷英[J]. 中国中医急症,2013,22(9):1530-1532.
- [5] 王锦鸿. 黛蛤散考证[J]. 中成药,1990,12(5):36-37.
- [6] 俞关全. 颜德馨教授治疗血证的独特经验[J]. 中国中医急症,1995,4(3):129-130.
- [7] 李晨,陈业强. 活血化瘀药临床应用的中西医结合思考[J].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,2012,21(21):2363-2365.
- [8] 邵瑛,闫兵. 化瘀为主治疗大咯血1例报告[J]. 中国中医急症,2006,15(9):949.
- [9] 孙子凯,曹世宏. 支气管扩张从瘀论治初探[J]. 吉林中医药,1997,17(1):1. (收稿日期:2017-10-23)

第一作者:张二伟,男,2017级博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针灸推拿学

通讯作者:陈兴华,男,教授,主任医师,博士研究生导师,研究方向:针灸治疗脑病,针灸防治亚健康,E-mail:dr_xinghua@qq.com

此时北方水是“欲虚”状态。肺金虚、肝木实是此难所体现的基本病机,心火“欲实”、脾土“欲虚”、肾水“欲虚”,则是此难隐含的心、脾、肾三脏虚实变化趋势。“欲虚”“欲实”皆是“肺虚肝实”的结果,若“肺虚肝实”持续得不到改善就有可能转化为“真虚”“真实”。

标本理论是《内经》重要的理论之一,《素问·标本病传论》载:“知标与本,万举万当,不知标本,是谓妄行。”^[6]可见,明确标与本才能保证治疗方向的正确性。标本在《内经》中有多种含义,若以病程来划分标本,则先病为本,后病为标。先病相对于后病,居于主导地位,先病决定后病,是病之本始,故为本。后病由先病所继发,居于服从地位,受先病的制约,是病之后继,故为标^[7]。此难肺虚在先、肝实在后,因此西方虚为本,东方实为标。

因此,“东方实,西方虚”可理解为:西方虚在先为本,东方实在后为标;南方“欲实”、中央“欲虚”和北方“欲虚”是此难隐含的三脏虚实变化趋势。

2 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是治标之举

此难对于“东方实,西方虚”提出了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的治法。“泻南方”和“补北方”是治标之举,其目的皆是治“东方实”之标。

徐大椿《难经经释》载:“此即《六十九难》泻子之法……子能令母实,泻子则火势益衰,而水得以恣其克伐;母能令子虚,补母则水势并旺,而火不敢留其有余,如此则火不能克金,而反仰食木之气以自给,使金气得伸,而木日就衰,则金自能平木也。”^[8]从徐大椿注解可见,泻南方火是泻东方木之法,补北方水则水能克火,火势更衰,同样是为了泻东方木,都属“实者泻其子”的方法。黄元御《难经悬解》载:“火者木之子,子能令母实,故泻其子。水者木之母,母能令子虚,故补其母。泻火补水,使木气不实,则金得平之矣。”^[9]黄元御认为,因“子能令母实”所以泻木之子火,因“母能令子虚”所以补木之母水,其实质与徐氏相同,皆是泻东方之法。王安道认为,水虚不能制火导致火旺,火旺则导致木实和肺虚,泻火与补水均能泻火,火衰则木亦衰,金气复而能平木^[10]。

此难“南方火,火者木之子也,北方水,水者木之母也。水胜火,子能令母实,母能令子虚”一句,“子能令母实”与“母能令子虚”中的“子”和“母”各代表哪方,这是理解越人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用意的关键。“南方火,火者木之子也”,明确指出所谓的“子”,即是木之子“火”。“北方水,水者木之母也”,明确指出所谓的“母”,即是木之母“水”。“子能令母实”一句,谓火虚即可令水偏盛。“母能令子虚”一句,谓水偏盛则可令火虚。“水胜火”一句亦是关键,“火欲实”则水当平之,然此时水“欲虚”,恐不能平火,必须补水以“胜”火。所以,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之目的均是“泻南方”,而“泻南方”即可“泻东方”。徐大椿、黄元御、王安道三家之论皆是。

《难经本义》载:“越人之意,大抵谓东方过于实,而西方

之气不足,故泻火以抑其木,补水以济其金,是乃使金得与水相停,故曰欲令金得平木也。”^[2]从滑氏注解可见,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目的是“泻火以抑其木,补水以济其金”。然而,如王安道所论“火克金,土不生金,金之虚已极,尚不能自给,水虽欲食之,何所食乎?”^[10]金受木侮,其虚已极,本不能生肾水,纵补肾水于肺金无益。因此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专为“泻东方”而设。

《素问·标本病传论》载:“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,先治其标,后治其本。”^[6]王洪图《内经》释为“正气不足的虚证,先治其标,后治其本,急先治现症之标,后调正气不足之本。”^[11]此难“西方虚”在先为本,“东方实”在后为标,余脏尚未见有明显虚实变化,若发病则必是东方木侮西方金,其治宜“先治其标,后治其本”,治其标则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。

因此,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,目的是“泻东方”,是治标之举。泻木之法宜如张介宾^[12]《景岳全书》所论“攻不可以收缓功”,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直至“金得平木”。

3 “补中央”方能治本

此难文字对中央脾土涉及较少,仅论及“土欲实,木当平之”“水欲实,土当平之”,似乎“东方实,西方虚”与中央脾土无涉。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,金得平木,五行恢复正常秩序后,宜“补中央脾土”以生肺金。

《难经集注》载:“然后却补脾气,脾是肺母,母气传子,子便安定。”^[5]从杨玄操注释可见,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之后,宜补脾土而生肺金。今肺虚肝实,中央脾土受东方肝木克制势为必然,则脾土有“欲虚”之象。然而此时肺虚受肝木之侮,且肺虚则心火有“欲实”之象,肾水又“欲虚”恐不能平心火,则肺金又有受心火克制之弊,此时解除肺金之患更为紧急。诸家不言补脾,或因泻肝木更为紧急,补脾只是时机问题。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,肝木亢盛之势变缓,此时补脾则既能生金而助肺,又能解脾土受肝木克制之患,正是“虚者补其母”之法。若不补脾,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虽然可以泻肝之有余,使肺得以平肝,恢复五行之正常秩序,但是肺之不足仍得不到补充,若遇邪气来犯则必复发。肺虚为此病之根本,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只为治标,“补中央脾土”方是治本之道。

《素问·玉机真脏论》载:“帝曰:四时之序,逆从之变异也,然脾脉独何主?岐伯曰:脾脉者土也,孤脏以灌四旁者也。”^[6]脾治中央,为胃行其津液以濡养五脏,五脏之精气皆赖脾之濡养。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载:“饮入于胃,游溢精气,上输于脾。脾气散精,上归于肺,通调水道,下输膀胱。”^[6]脾土散精,上归于肺,下至于肾,现肺虚、脾“欲虚”、肾“欲虚”,不补脾无以解三脏之“虚”。所以,此难篇末以“不能治其虚,何问其余”总结全文,强调补虚的重要性。

张世贤《图注八十一难经》载:“母能令子虚,土为金之母,土受木克,不能生金,是致病也。”^[13]张世贤虽论及脾土,然仅为阐明金虚之病因而言之,其论治仍不言补脾。王安道《医经溯洄集》载:“肝势正盛,克土之深,虽每天补脾,安

《柳宝诒医案》学术思想及用药特色探究

王丽,李亚玲,晋帅,叶品良
(成都中医药大学,四川 成都,610075)

[摘要] 柳宝诒先生作为晚清著名温病学家,对“伏气温病”的病机治法见解独到,首创“养阴托邪”法。杂病诊疗方面,注重培补中焦脾胃,用药炮制也独具一格。作为中华老字号“致和堂”创始人,其膏方也是驰名遐迩,并且独创“以药制药”炮制法。本文对《柳宝诒医案》中学术思想及用药特色进行探究,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。

[关键词] 《柳宝诒医案》;学术思想;用药特色;理论研究

[中图分类号] R249.1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DOI:**10.16808/j.cnki.issn1003-7705.2018.08.072

柳宝诒(1841-1902),字谷孙,既号冠群,又号惜余主人,为晚清著名温病学家。自幼好学用功,博览群书。光绪十一年以优贡生身份入京城担任正红旗官学教习,兼行医于此。后因官场斗争,心灰意冷,弃官回乡,潜心精研医术,闻名于世。柳氏一生著作较为丰富,其中许多均已佚失,现存或后人整理而成的代表作有《温热逢源》《柳选四家医案》《柳宝诒医案》《柳致和堂丸散膏丹释义》等,其学术思想及用药特色大多散落其中。《柳宝诒医案》是由上海著名医家

张耀卿于1965年根据柳宝诒弟子所录的《临证治验录》《惜余医话》《仁术志》3个抄本相互参照、删减,重新分类整理而成。全书共分6卷,37门,600余则医案,涉及温热病、杂病、妇儿病,内容以病为纲,多载姓名、病症、治法、方药,体现了柳氏在临床上丰富的诊疗经验及灵活的用药思路。书中病案或先叙后议,或夹叙夹议,少则一诊,多则数十诊,病案字数详略有别,详细记载了医家临床诊治及立法处方的经过,从中可见柳氏治病辨证精准、用药灵活、法度谨严等

能敌其正盛之势哉?纵使土能生金,金受火克,亦所得不偿所失矣。”^[10] 王安道所论,土受木制,金受火克,补脾于补肺无益,故不必补脾。张世贤、王安道或以病因论之不言补脾,或以病机论之不必补脾,然补脾仅是时机问题,不补脾则无以复金气之常。

“东方实,西方虚”是此难体现的基本病机,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以泻东方之实,使得金得以平木,之后宜补中央脾土,“补中央”方能治本。补脾之法宜如张介宾^[12]《景岳全书》所论“补不可以求速效”,缓缓补之以达“培土生金”之效。

4 结 语

综上所述,《难经·七十五难》所体现的基本病机是“东方实,西方虚”,同时此难隐含了“南方‘欲实’、中央‘欲虚’、北方‘欲虚’”的三脏虚实变化趋势。“西方虚”在先为本,“东方实”在后为标,在治疗上则先以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治标以救其急,后以“补中央”治本而拔病根。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后缓“补中央”,以达祛邪扶正、标本兼治之目的。以“东方实,西方虚,泻南方,补北方”为例,可以推广到“南方实,北方虚,泻中央,补东方”“中央实,东方虚,泻西方,补南方”等。《难经·七十五难》短短百余字,既包含了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的经典治法,又给我们留下了“子能令母实”“母能令子虚”等经典论断,可谓字字珠玑。历代名家虽对《难经》多有著述,现在我们仍有必要去挖掘经典,结合现代医学知识重读中医经典或许有其更深远的意义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春秋·秦越人,柴铁劬,付漫娣校注. 难经[M]. 北京: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2010:188.
- [2] 元·滑寿,李玉清,李怀芝校注. 难经本义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9:96.
- [3] 汉·许慎撰,宋·徐铉校定,王宏源新勘. 说文解字(现代版)[M]. 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5:259.
- [4] 宗福邦,陈世铎,萧海波. 故训汇纂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3:1171.
- [5] 吴·吕广等注. 难经集注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63:165.
- [6] 唐·王冰注,宋·林亿补注,孙国中,方向红点校.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[M]. 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4:444.
- [7] 谢宇峰,吴润秋. 《黄帝内经》标本理论探析[J].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,2002,22(3):29.
- [8] 清·徐大椿,王自强校注. 难经经释[M]. 江苏: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5:95-96.
- [9] 清·黄元御,麻瑞亭,孙洽熙,徐淑凤,等点校. 难经悬解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0:669.
- [10] 元·王履,左言富点注. 医经溯洄集[M]. 江苏: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5:51-53.
- [11] 王洪图. 内经(2版)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1:623.
- [12] 明·张景岳. 景岳全书[M]. 山西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6:14.
- [13] 明·张世贤,杨光点校,郭静,张昶点评. 图注八十一难经[M]. 北京: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4:167.

(收稿日期:2017-10-26)

第一作者:王丽,女,2016级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方剂学

通讯作者:叶品良,男,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,研究方向:肺系疾病的诊疗,E-mail:mrypl@163.com